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陳太初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九

宋　林駉　撰

任子

舜命八元八凱皆出於高辛高陽舜之用人以世也周命鄭虢毛原皆出於姬姓宗盟周之用人亦以世也世卿之說其來尚矣然在虞周以為當在後世以為濫何耶愚嘗推原其故命典樂而教胄子而直溫剛簡之德全命司樂以教國子而中和孝友之行備蓋教之於平

時用之於異日所以為有賢子弟也夫富貴者侈之階安逸者驕之府溢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禮如之何而無教養之素耶後世任子之濫正由此也

漢人任子之法有任為太子洗馬者汲黯太子庶子者蕭育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為中庶子有任為右校書者辛慶忌博士弟子者伏湛有任為侍中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任為軍司空者杜延年有任為郎蘇武以任為郎劉向為輦郎孔光子男放為侍郎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任為中郎將者謝承此所任之官也或以父任西漢龔勝免茉

曰其任子若孫若同產子一人各除為郎餘見上或以兄任霍去病任兄為郎袁盎以兄任為郎楊惲任兄為郎或以族父任侯霸以族父淵任為舍人或以宗家任趙兼淮南王舅子由以宗家任為郎此所任之人也其為制固不一爾清耶濫耶愚固未暇議獨怪夫漢人無教養之法至使王吉所論任子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直欲除而去之又何足取哉王吉上言曰今使俗吏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故萬年教子不過以諂萬年召子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欲杖之咸謝曰大要教咸諂也乃不復言方朔教子亦惟以容本贊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為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為父兄者不教以節義不教以廉恥而俾為容身保妻子計此皆漢人積弊之故若是而不除任子之令是滋弊也唐世任子之法有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勲衛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為之分番宿衛而後授之禄任當武德貞觀初其等有七人所共榮也官志親衛之府一勲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三武德貞觀初重授大臣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二品曾孫三品曾孫四品子職事官五品子若孫勲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國公子補勲衛一品皆率府勲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補翊衛及率府勲衛勲官三品及縣男以上子散官五品以上子若孫補諸衛及翊衛有所

謂親事帳内者文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為之食貨志光宅元年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内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内歳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有所謂納課品子者捉錢品子者納課則歳取庶臣之子而上之兵部納課十三歳而後試上等送吏部其次留本司又其次納貨納已而復試量文武授散官捉錢則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歳量文武授散官有納課品子歳取文武官六品以下勲官二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毎歳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歳初試一等送吏部二等留本司

三等納資二歲四等納三歲納已復試凡一歲為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功高下而增損又有太廟社稷齋郎皆以武選而崇文弘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唐選舉志）其為目皆不一爾當耶否耶愚亦未易論獨喜夫唐有學校以教養之曰崇文館曰國子學曰廣文館曰四門館其生徒皆以皇屬國戚及大臣朝臣子孫為之（見學校門詳載）而當時皆以奏廕之目不若儒科之榮至使楊國忠亦願其子以明經舉豈非上人激勸之功哉（楊國忠傳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聞暄當黜語曰生子

不當貴耶豈以一第為鼠筆所貴珣大驚即置高第是故柳子厚作吏商而勸為吏之廉柳文昌黎作示兒首言讀書辛勤之好示兒詩始我來京師云云為父兄者勸以廉勸以學亦唐人相師之風則唐之子弟想亦耳濡目染之素爾國初補奏之子止為六宅使增釋開寶五年參政樞密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以趙普為六宅使豈當時太平未久人君尚有右武之意耶魏咸信以宰相仁浦之子為駙馬都尉特請於朝乃得其子為寺丞是公主未有奏蔭也增釋淳化四年彰德節度使駙馬都尉魏咸信長男昭節為大理寺丞從咸信之請以此知祖宗朝公主無奏子法也咸信乃仁浦之子仁浦以右

相就第身後恩數不及其孫而咸信以駙馬都尉亦特請於朝乃得官其長男云

杜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僅補東頭供奉官是戚里未輕奏蔭也同上杜彥鈞者昭憲皇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之表弟太祖有天下從其父至京師吏太祖之世幾二十年至太平興國五年始補東頭供奉官以此知祖宗之戚里后妃之家子弟得官之不濫也

王德用以勳臣超之子超之建旄已二十年而德用僅為忠佐是管軍方鎮未有奏蔭也同上祥符六年王超卒錄其子為州都尉為忠佐惟二子補官超更四鎮建旄秉鉞二十餘年而德用止以太平軍牙校補官豈祥符以前方鎮與管軍三衙未有奏補法也

補奏之法非嚴耶然此未足為嚴公卿子弟未

仕之前則命入學以教之旣學之後復立較試以考之若可用矣猶以為未也其已試者復嚴之覆試覆試則以身年誦書三者而並舉焉其已覆試者復親為之引對引對果精則命官否則復黜焉茲其所以為嚴是故奚嶼以坐補齋郎而貶高元緒亦以坐補齋郎而貶噫覆試失實尚罪舉主嚴何如耶建隆之制所補齋郎進馬以三事覆試之曰身曰年曰誦書覆而不實主者坐故奚嶼王貽孫坐補齋郎失實貶官趙元拱高元緒坐補齋郎貶官錢象中以學業未精而黜陳宗紀亦以學業未精而黜噫引

對未精復俾再學嚴何如耶祥符三年詔門資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於國學聽習以二年為限令審官與判監考試既而引對錢象中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且令習讀次年引對夫既習於國學復試於有司又復引對於天子之庭又安有膏粱之習哉此國初之制然也蓋自祥符之後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寬故國初無誕節之恩雖有亦一時之特旨自祥符定承天節奏蔭於是有誕節推恩之例至道末壽寧節推恩時上春秋稍高出自特旨後世遂為故事祥符八年定承天節南郊奏蔭條格以推恩既濫入流增多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雖有亦一時之特

恩自祥符丐請日繁白丁盡補於是有遺表推恩之例增釋祖宗朝無遺表之制如韓重贇劉璠亦一時之特恩眞宗以後臣寮遺表丐請無厭旁及妾弟外甥下逮門客奴隸率皆傔倖皆望沾恩國初無郊禋之廕自祥符南郊詔朝臣與恩一子於是有郊禋推恩之例祥符元年詔提刑朝臣與一子恩自是三年一講大禮奏廕之恩廣矣此雖承平日久恩重賞厚然覆試之制尚嚴而引對之制猶在我眞宗在御二十五年未嘗不臨軒試之若寬而實嚴也眞宗在御二十五年臨軒引對率以為常天禧四年不豫有司建言諸試御齋郎自今更不引對依格注擬從之遂以為例自引對罷於天禧之

四年而選用不如前日爾況自明道之間復以致仕推恩有員外致仕而其子試校書者有三丞致仕而其子為三丞者雖曰國初有之蓋特恩也然亦給事知制誥侍從之職始得任子為學究校書而已今以員外三丞不過以朝奉奉議郎皆得官其子不愈寛乎此於誕節遺表郊禋之外而復開致仕之例興國六年給事劉載致仕賜其子宗古同學究出身天禧元年知制誥胡旦致仕以其子幾試校書郎至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試校書三丞致仕其子為三丞郎夫給事者今之通議大夫也知制誥者今之中書舍人也皆曰侍從員外郎三丞郎今之朝奉奉議

郎也推恩至此可謂廣矣是以慶歷以來諸賢刺口極論冨弼論冗濫之弊慶歷中范仲淹富弼有曰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任子法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云云李東之請定補蔭之法至和中諫官李東之請定選舉補蔭之法范鎮毋湜孫抃等亦更進其言自是歲歲入流者無慮三百員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此孫抃之請也慶歷元年孫抃奏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禮旁洽慶澤每遇南郊慶聖節並許奏蔭不限才愚概居禄仕未離襁褓已列搢紳故使父兄不知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只以害民若不急為更張積成弊倖臣僚不許陳乞學生精加考試此何郯之請也何郯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使陳乞子弟召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為

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及奏舉人同試以塞僥倖如有合該恩例者送學士精加考試范鎮言之毋湜孫抃又言之見上注於是仁宗慨然懲革濫恩伏覩慶歷之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令之蔭法推恩太廣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自是任子之恩殺而考士之制嚴矣慶歷三年十一月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恩拜爵授官未知卒身之道從政之方今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咨爾庶位體茲意焉自是任子之恩殺矣夫何熙寧大臣當國罷身言書判之制立銓試出官之法

甚而有免試之例有陳乞之恩不惟不試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不惟不試於有司亦或不詣於銓曹不問賢否徑得出仕否則處以嶽祠坐縻廩祿爾而任子之法至此益弊夫既廣恩意之寛而復無較試之嚴所以為濫也熙寧中罷身言書判立銓試出身之法又繼祿恩例者免試之法或有陳乞之恩不惟不試於有司又不引對於便殿不到銓部徑得注官甚者處於嶽祠坐縻廩祿今日任子之法以言乎郊禋郊禋有蔭也以言乎致仕致仕有蔭也以言乎遺表遺表亦有蔭也所不存者誕節之恩其蔭不為

不廣爾考試之法問其引對今已罷矣問其覆試今亦罷矣所存者銓試之制其試不為不優爾然為子弟者以富貴為可樂以豢養安逸為可適意而從仕之學未嘗過而問焉為父兄者一命與子終身為喜再命與孫沒齒無憾而過庭之訓未嘗及焉夫旣命而銓旣銓而爵此非拒其來也蓋所以勉其學而養其材也況一歲而一試非復三歲大比之久合五而取一非於千百之中而不可幾也問之以可據之律較之以童子所易能

之日則待之之道誠寛而且厚也夫何不勉以從政之學不加以過庭之訓至挾策而趨場屋者或閣筆以相視貨賄公行至有執而從吏訊者甚而未踰乎强仕之年而甘從遠僻之役規避吏部之問而求領禱祠之職推原其故皆平時之無所教養訓栽也今日而能行乾道不經銓試不許入仕之令則門資者相率而為學來者不濫仕者不冗而祖宗舊典復見矣乾道二年臣僚乞指揮今後出官人先令吏部具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諫亨差遣更不施行餘並依奏初將仕郎都

謙亨差岳廣既未曾銓試又補授未滿三年故有此請

久任

重黎羲和世掌天地書胤征注羲和自唐虞三代世職不絕國語楚語重黎世序天地典禮伯夷典樂后夔終始一人平水罔功隨即黜之可也而必遲之九載鯀古之人其重於久任蓋於此也夫子相魯初而謗之三月而誦之孔子攝相事其初人謗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三月政成教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子產相鄭一年而謗之三年而誦之子產從政一年鄭人謗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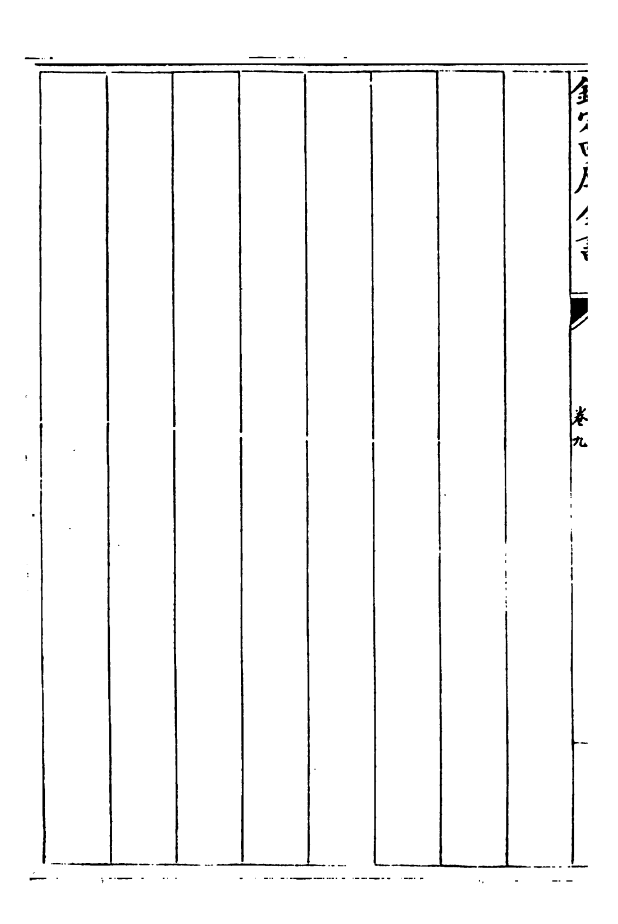
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也雖聖賢無所施其技矣帝王寧不計慮此耶降及先漢猶有古意漢制惟邊吏三歲一更段會宗傳如淳注邊吏三歲一更而其他官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前王嘉疏文帝時吏居官者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皆其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夏侯嬰自高祖時為太僕至文帝不易其職本傳高祖以嬰為太僕文帝立復為太僕揚雄為黃門郎歷三世不徙官本贊雄三世不徙官此其在内者然也有為京兆尹

九年（張敞）有為刺史五年有為郡太守八年（黃霸為潁川太守前後八年）其在外職未嘗不久其任也王嘉謂文帝時吏居官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業莫有苟且之意（上注）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於易置也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璽書褒寵增秩賜金（循吏傳序）亦未遽遷擢以重斯民去思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廉而不欲數易（黃霸守潁川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耳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

公私耗費甚多易新吏又未必賢徒相益為亂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朱博傳博為琅琊太守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卧博乃見諸曹吏書佐選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亦安有具員而終任者哉東都以來數遷屢易是以朱浮左雄輩極言之光武時朱浮上疏曰間者守相數見換易疲勞道路云云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吏數換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下至李唐猶及四歲然劉祥道盧懷謹猶病其速也高宗時劉祥道疏曰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懷去民知遷徙則苟且中宗時盧懷謹疏曰比州牧上任四歲令或一二年即遷何暇宣風恤人哉其在當時有守桂陽十年者前注有守桂州二十八年者

李襲志

有治并州十六年闕



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長編

銓選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唐人先之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司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為本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見唐禮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居司徒之職而吏部實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久奠食夏官司士云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

是也（官志吏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二十七最）然而冢宰者初無與於其間豈非以此爲有司之職而人主之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漢官志成帝用士人復故當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自漢之東權歸臺閣（仲長統傳光武忿權臣之竊命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而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論者每以不任謂爲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邪晉宋而下其任均矣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以下廓

猶辭不受選通鑑宋景平元年詔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受則吏部之尤重也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於唐有敕受有旨受敕受者宰相奏議而除拜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書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通典選舉類開元中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舉四年乃敕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授唐選舉志詔員外郎御史諸供奉官皆進名受敕不復在

吏部矣然則吏部之權日以輕宰相之任日以繁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己意物論銓擇其才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詔爵詔祿司士職也黄散以下悉委之選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敕授開元以來吏部職也（並本篇注）以令準古吏部之職豈其輕哉國朝之初猶存舊制太祖不以資歷為拘而委吏部觀人量材甄別（寶訓建隆元年詔曰惟彼銓衡止憑

資歷處有英俊陸沈下僚委吏部尚書覷其人才具名以聞常與量才甄別真宗不以判中循資而親閱功過狀為之陞黜長編景德元年命有司一明太平興國中四等判格判中應循資而詔有司以歷任功過狀進也上親閱而升黜之是以當時有撾闇鼓訴吏部條前後矛盾者桑捎有受詔復視而言選調失於均平者太平興國六年魏羽令有司選調失於均平令責有司是國初銓選之際雖有定法而未嘗拘以法也由令觀之判銓之職尤為得人有薦選人並遷朝官為直館者寇準薦錢若水等有寒士不為人所知為陳其狀而升擢之者太中祥符五年陳堯咨判流內

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尭咨為陳其狀而升擢之有三年不與父通問而廢歸田里者長編至和元年貫黯判流內銓有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與其父通問黯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有匿其私罪應舉及第而奪其勞考者同工晉州推官李亢有私罪黜自行去匿於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自首其事黯以為罔冒奏罷之奪其勞考其請擇主判官責成選事蘇紳之言也仁宗寶元元年蘇紳陳便宜六事五曰請擇主判官付以事權責成選事其請命判銓之官當以衡鑑自任者文彦博之言也哲宗元祐二年文彦博乞委吏部長貳依三類之法定本選之人判銓之官當以衡鑑自任處之不疑是祖宗之銓選雖任法而猶任以人也私

竊怪近世以來吏部牽於資格而不能任甄綜人物之權宿秩任歲月久近而叙遷差遣視名次高下而占射格法既局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是以前輩有言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之廢於上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孫沬論資格之弊云云然則今之當銓衡之任者愚敢以不限

資格為請

經筵

古者自上而下皆勸學之賢至後世有定職矣又其甚也闕而不置爾古者由內而外皆講學之地至後世有定所矣又其甚也罷而不設爾噫孰知國朝講官之外未嘗不親正人乎經筵之外未嘗不勤聖學乎此愚所以三咏三嘆也且古之盛時前師後傅左疑右丞可與講論乎曰未也保氏諫慝史官記過可與講論乎曰未

也蓋宿衛環列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朝夕從容不啻朋友師弟子之講習此則聖人講論之人噫師氏之職與同膳夫詩雲漢閽宦之賤得列小宰禮天官聖人之意微矣哉廣庭密勿大臣納誨可以講論乎曰未也虎門森嚴以儆詔王師氏可以講論乎曰未也蓋深宮幽隱之所無以異於廣庭議論之地宦官女子之側凛凛乎公卿百執之列所以薰陶涵養無往而不善此則聖人講論之地噫路門寢門皆屬儒臣內朝外朝

統於冢宰聖人之慮遠矣哉此三代所以世有哲王也自宣帝甘露中始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經筵之所始乎此本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中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立梁丘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厥後遂為常制是以東漢章帝嘗命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後本紀建初四年詔曰中元元年詔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云云於是下太常卿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於是有定

所矣夫石渠天子所以藏秘書寓於未央大殿之地俾羣儒出入禁庭講論經學非不善也然望之名儒出補外郡 本傳 石顯憸人弄權中庭 本傳 宣帝之講論果常如石渠乎自元宗選儒學之士入內侍讀馬懷素褚無量與焉侍讀之名始乎此迨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有侍講學士有侍讀學士於是有常職矣 唐百官志及通鑑唐開元三年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九月戊寅以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唐開元十三年改置正修書院為集賢書院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

直學士

夫以侍讀侍講皆天下文學經術之士俾之橫經帝幄紬繹古今非不善也然棃園之樂汨亂聰明寧王之笛轉移心術[唐書本紀及禮樂志]帝之講學果常如集賢書院乎噫傅以一齊誰以衆楚求其齊語必不可得一暴未幾十寒已至天下未有能生之物嗟夫講學且爾況不講乎勸學且爾況不勸乎故尚書樸學厭而不好[漢歐陽生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不好]博士倚席厭而不講[後儒林傳序自安帝攬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噫駁乎無以議為也國朝

以講學為治本以親賢為家法自太祖置講席太祖置講席於便殿命王昭素講易太宗開經幃太平興國始開經幃實國朝經筵之始景祐則講於崇政景祐中崇政殿置說書元祐則講於資善哲宗詔開講筵進讀寶訓講讀日赴資善以雙日講讀或命直禁中太宗命呂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或直廬秘閣長編咸平二年真宗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日侍講長上日給珍膳夜則宿此講學之所也不特此爾聽政之餘探賾簡編真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時日探賾簡編素所躭玩長編視朝之暇講論經藝真宗寶訓上每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寧有倦耶云云非講筵乎

宮中消日惟是觀書長編元祐七年王岩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好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紹興七年上曰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有日課非講筵于是經筵之外無適而非學也國朝未置侍讀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之尋又為翰林侍讀實國朝講官之始國朝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長編咸平始以楊徽之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並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講學士始建學士之職長編景祐始以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景祐元年始以

賈昌朝為崇政殿說書以楊安國為天章閣侍講景祐四年以賈昌朝王道宗馬希言楊安國並兼天章閣侍講預內殿起居天章閣置侍講始此長編有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者馮元有為侍講侍讀不加別名者會要馮宗元為侍講高若訥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有為侍講侍讀外使者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讀學士外使自昺始也天禧三年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續會要有著作佐郎兼侍講者元祐間范純仁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後亦以著作佐郎兼此講讀之官也不特此爾臺丞未有與經筵者特與之慶歷二年召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帝

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僕射罕預經筵者亦預之景祐元年詔右僕射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兼宰相又舊講官特命之非講官乎以太師而赴經筵元豐六年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命平章事一月兩赴經筵以史官而侍經筵至和元年知制誥賈黯言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侍臣講讀經史事有可書隨即紀錄從之長編以處士而召經筵王昭素程伊川非講官乎是講讀之外無賢不講也當是時經筵無常所而燕處閑暇皆經筵也講官無定員而名儒碩學皆講官也夫無往非學無賢不親則發聖賢之傳窮典籍之奧果何如哉是故以水喻

政得之小旻慶歷五年講詩小旻曰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有旨哉對曰水性順則通逆則壅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烹鮮喻治得之匪風慶歷五年講詩匪風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此學詩也薄征緩刑荒政講之至和元年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赦之今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天下皆吾赤子也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修德承天視祲論之三年講周禮視祲上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在修德以承天意此學禮也上承下施蓋取諸鼎皇祐三年講鼎卦上問九五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餗亂

極生治蓋取諸萃孝宗講萃之上六曰盛極則衰亂極則治易學明也說命三篇特誦三句淳化五年孫奭講尚書說命三篇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上曰誠哉是言上意欲切勵輔臣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五子之歌再誦六句范祖禹家傳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卻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者再三書學深也論魯封疆景德四年上問王旦曰仲尼作春秋幾年成旦曰仲尼修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又問魯之封疆及始封之君旦曰伯禽宅曲阜地封六百里周公常在周故封伯禽於魯講鄭鑄刑仁宗御經筵命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上曰使民知法而欲止辟不若不知而民自化也此明春秋而知之中庸修身天聖五年上令張知古講

中庸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大學入德元祐五年右正言劉唐老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訓釋以備觀覽此講禮記而知之我國家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者未有不源流於經也噫經學難明也馬上之治弗用詩書漢高帝清淨之治專尚黃老孝文帝是不事乎經也是以讀書為糟粕也莊子通變之說竊而紛更武帝紀元光元年詔曰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朕嘉唐虞而樂商周又汲黯傳紛更約束復讎之語舉而窮黷匈奴傳武帝下詔曰昔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是自叛其經也是以詩書發冢也莊

子故不事乎經者其罪小自叛其經者其罪大何者不事乎經雖無以利民亦不至禍民叛經者借先王之文逆先王之道其禍天下慘矣嗟夫聖人作經豈料禍天下哉正理之不明適用之不知所以至此也取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以宴遊慶歷二年林瑀撰周易天人會元記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長占所值卦以推吉凶瑀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則合卦體上駭其言斥之借豐亨豫大之說諛其君以侈靡增釋蔡京用事借豐亨豫大之說開天下侈靡之心輔相皆寒儒而所處無異皇居所享爭借王食易果如是乎

青苗弊法假周人出息之事以自文李當言王安石妄取經義傅會其説謂周人國事之財用取之於息錢不知泉府貸捉廛人之五布周禮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惰於業

保甲苛令託先王民兵之論以自售熙寧三年行保甲法上論變義勇為民兵謂安石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今邊鄙農人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

禮果如是乎湯誥勇智非以不殺論之則黷武者未必不竊之矣神宗御經筵呂公著講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稱湯能伐夏救民故以智勇言之然聖人之勇當如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

王制柴望不以巡狩原之而封禪者皆假之矣

范祖禹講王制曰古人多因燔柴望告之說乃附會為封禪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巡狩省方之義新臺一詩聖人所以垂訓也或者不知置而弗講是未知其所以詩慶歷五年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曾公亮曰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也豈當有避春秋一經聖人所以垂訓也安石不知黜而不進是未知其所以春秋王安石以春秋為破碎之書於是經筵不講春秋噫聖經難明也安得講師三昧如范祖禹東坡謂范祖禹乃得講師三昧經學淵源如程伊川言行錄俾之講論經筵哉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九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十　　宋　林駉　撰

國學

古者學校養其心不養其身後之學校養其身不養其心又其後也養心之教既泯養身之政復闕此君子所以覯古今之别也甞考成周一書纎悉備具而學校養士之職獨闕而不載有如仕未受田者必有稍食王朝之環衛則宫正均其稍食王宫之人民則内宰均其稍食

外馬守溝池之士庶則均其稍食者有掌固馬内馬治文書之府史則掌供其食者有犒人焉並同禮本官獨不聞有所謂養士之官不知當時肄業於成均者何以為養耶雖宫伯月終則均秩周人之待國子者其出於此矣又不知當時士庶者何以為養耶噫周人之所以養士者非區區犧廩之末也有樂舞以和平其血氣有詩書以培植其見聞有干戈射御以閑其禮儀其所以長育成就者蓋在此而不在彼古人非不欲設官以専其事

豐廩以養其體誠不敢以百司庶府待學校舉餼廩之微以是況天下之賢者而當時賢士亦不待有所慕而為有所利而進潤澤如沚長養如陵厚德如朝陽令儀如梧桐蓋靈龜朶頤輕重有别而自養之學深矣漢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武帝從仲舒之言遂建太學仲舒對策順興太學又武帝贊興太學然按晋灼所言乃謂西京無太學晋灼言西京無太學曲臺行射禮若爾則漢未嘗有矣及按三輔黄圖謂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若爾則漢未嘗無矣三輔黄圖

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獄有市嘗以二說參之蓋黃圖所載皆武帝制度是指武帝之時而言也晉灼蓋論漢初之制也方武帝建學之初為諸生學長安者或至困厄而不自激厲由郡國選詣博士者或貧無資用時行賃作兒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廩餼猶未具也至元帝好儒設員用度充足至是始備焉元帝好儒以用度充足設員千人始武帝弟子之員僅至五十儒林傳始帝選弟子五十員至昭帝所增之數亦止百人養員未盛也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及成帝太學弟子增至三千至是始盛焉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然特養其身而已博士徒取儀狀果能如周人德行道藝之選乎武帝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太常雖與受業果能如周人成均司樂之教乎漢以弟子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養心之教猶闕也至光武中興四方學士雲會京師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籩豆之典光武中興好儒術四方學士抱墳典雲會京師建武五年乃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迨明帝復加潤色制度一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何輪奐也

抑抑皇儀孝友光明何尊顯也尊養更老其意勤也縉紳億萬其文盛也明帝即位親行其禮祀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享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千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又班固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涖止造舟為梁抑抑皇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服我漢行然亦特養其身而已執經問難果如周人春夏詩書之學乎親行射禮果能如周人射御之習乎見上注此養心之教亦未聞也雖然王咸舉幡會者千餘非西都興學之功歟王咸舉幡以救司隸鮑宣會者千餘林宗唱義從者三萬非東都設學之效歟黨錮傳郭林宗為唱

時太學三萬人從之時公卿皆為貶議異時腐夫刑人瀆亂國典太學名教扶持公議烈日爭嚴視死如歸黨錮傳噫吾儒之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嗚呼以兩漢僅能脩飾制度文為之末猶足以起人激厲之志使如成周之所以養士者養士則鳶飛魚躍之下果何如耶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弘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置於東宮皆以宰相領之具生徒以皇屬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選舉志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徒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徒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

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黄門侍郎之子為之

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同上凡學六皆隸國子監國子學生三品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者從三品以下曽孫及勲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勲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職百官五品舊親若三品曽孫及勲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

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此唐初之制按百官志注天寶九載始置廣文館有學生六十人東都十人選舉志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共五百人以勲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臣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

曰律學曰書學曰筭學皆以習其業者為之選舉志曰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筭學生三十人以八

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員皆尚書省補授見前注太宗之時亦盛矣未幾再傳掃地殆盡韋嗣立嘗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國學廢散論堂之庭盡墾為圃二館之門復如論堂學制果如是乎舒元輿作國庠記云云予嘗至下論堂庭堂數畝盡墾為圃又至于二館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堂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李觀脩太學書曰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至有博士助教耕其中此固學校之壞也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飢進學解廣文先生猶嘆無氈杜甫詩嘗贈鄭虔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嘆無氈遷祭酒者謂

散冗之地推德輿謂劉秩為祭酒置之散地為助教者躬耕鋤之事見上注以師儒之職猶爾則養貞之意可以默諭矣豈非養心之教既泯而養身之政復闕乎夫學校教化之本原自唐虞三代春秋兩漢以來未嘗一日廢六朝之擾攘南北之戰爭其視學校疑若敝屣然猶修飭制度躬禮師儒且得已而不已亦以天理人心之本在是爾以三百年之唐反不若僻陋擾亂之邦舉古人所以維持風化之要者廢壞無餘噫可嘆也蓋唐以科目取進士以

進士之科為貴則學校獨廢至此然獨不覩朱泚之變世道已極而太學何蕃毅然壁立首唱大義六館震驚而唐賴以不亡者未必非茲人之力何蕃傳然則吾道亦何負於國家而唐壞之至此耶君子所厭言也我藝祖立極之初未遑他務首幸監學士風丕振親賛孔顏吾道有光此與武王下車訪箕子陳洪範者同一意也長編太祖既受禪初詔有司增修祠宇自賛孔顏三時臨幸焉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蓋國家自建隆以來已有國子監釋奠行禮而太學未

有也至慶歷從王拱辰之請始假錫慶院為之仁宗慶歷中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首善當自京師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葺講殿備臨幸從之然慶歷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狹時太學實未營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以創之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年雖有國子監粗容春秋釋奠齋庖之室其中不足以容一生員至於太學即未嘗營建上假錫慶院西北隅廊屋數十間逼窄湫漏生員才滿三百人即無容足之地欲乞賜錫慶院為之仍修武成廟以為右學從之由是若廊若廡若堂若齋制度壯觀規模閎新而建學之制備矣始太學惟有內舍

給食之員僅至二百外舍未立爾熙寧元年遠方待次蓋百餘人於是從數以立外舍之員蓋從諫官之請也熙寧元年正月詔太學增置外舍生百員初太學置內舍生二百員為給食至是負笈遠方之士待次而入者蓋百餘人諫官滕甫劉庠並以為言故有是詔見長編然來遊之士愈多內舍外舍近至三百時上舍猶未立爾未幾四年遂置上舍百員內舍倍之而外舍則不限焉蓋從中書之請也四年十月中書言近增廣太學益置生員為外舍不限員以初入學生員為外舍不限員自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員內舍以二百員為限從之由是冠帶濟濟絃誦洋洋藹然虞庠夏

校之風而養士之員盛矣然祖宗養士之意不止是也雅樂歌詩養其耳也胡安定判國子監合諸生于講經首善堂雅樂歌詩乙夜乃散問難淑其心也太祖幸國子監講書淳化幸國子監講尭典說命齋有選考之簿月有選考之日文已中程而選考不預則不聽選已書籍而程式不預則不許試又兼攷其行藝也養心之道又何如哉然而今日習熟見聞之久視為故常月書季攷第課工拙無預乎行齋堂規罰徒寘屋壁無預乎行舍選所以論行也當其年不犯重罰而已罰不必

盡舉也舉者十一罸者十五罰不必盡行也間有毅然不恤衆議以師道自任以規矩力行衆謗蝟興則又退縮矣抑又有法可行而不行者才為衆所知越次陞舍法也今不行也行藝為衆所服不雜選者罰法也今不行也博士月一詣齋教導今可行乎諸生外有顯過亦許糾治今可行乎祖宗所以維持人心者若為文具噫得一程伊川置禮賢等齋以訓諸生不患不知性理之學伊川先生在太學欲以月試為課於講堂側置吏師禮賢等齋得一胡安定置治事

等齋以訓後進不患不知體用之學（胡安定設治事等齋以訓諸生又劉彝言安定有體用之學）此又師儒責也若夫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中流滔天砥柱屹立此又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未可謂學校中無之

州縣學

夫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是詩也君子知魯之所以興（泮水詩）青青子衿在城闕兮是詩也君子知鄭之所以微（子衿詩）蓋古之所謂學大抵於黨庠遂序之中國學之設不

過公卿大夫之子弟非養天下之士以為公卿大夫仕於王朝其子弟從父兄則不得不為之置學于京師其所以養成人材皆少長於黨遂之間而習熟乎庠序之教培植涵養殆非一日有州長以會其禮射有鄉大夫以察其行藝齒序之正既有黨正孝弟之書又有族師（並周禮本官）嗚呼古人重黨遂之學蓋如此其至君子於此所以卜魯鄭之興衰也是故蜀有文翁則儒化以成（前漢文翁傳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官由是蜀好文雅）閩有常袞則貢士與內州等

唐常袞傳袞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為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風俗一變貢士與內州等閩蜀一僻陋耳一為之興起文教而人材至今為東南之盛鳶飛魚躍亦何所不至哉國朝之初有四書院曰白鹿洞曰嵩陽曰岳麓曰應天府外又有茅山書院猶未建州學也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百人望賜九經詔從其請又至道二年賜嵩陽書院額及印本九經咸平四年衡州守臣李允則奏岳麓書院修廣舍宇有書生六十餘人聽講乞下國子監降韓文等書從之祥符二年應天府新建書院詔以曹誠為助教并賜書院額此四書院之外又有茅山書院會要乾興初孫奭守兗州建學舍聚生徒請太學助

教為講書乾興元年十一月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於文宣王廟建立學舍以延生徒雖以俸錢贍之而不足伏見兗州馬耆山講書仍給田十頃以為學糧從之助教楊光輔充講書長編而餘鎮未置學也景祐中詔藩鎮皆立學矣會要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而他州則勿聽寶元元年因蔡齊之請置潁州學大郡始立學矣寶元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自明道景祐間累詔州郡立學賜田給書學校相繼而興近制惟藩鎮立學潁為右郡齊以為言亦詔許之而小郡則未置至於慶歷之四年范仲淹言學校本行實宋祁言莫若使士著而教之學校則學者修飭於是詔諸路州軍各

令立學學者二百人許置縣學於是州郡之不置學者鮮矣職源餘見後而教授之置亦於是乎始其初委之漕司於幕職州縣中舉之或用兼官或用士人皆漕司主之而未隷朝廷也熈寧中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屬於朝廷矣會要慶歷三年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官内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當時雖置教授或用兼官或用士人委於漕司而未隷朝廷也熈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教授始屬於朝廷矣元豐中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惟大郡有之

餘未盡有也元祐初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自是列郡多置教官矣續會要元豐元年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詔齊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一員自是以後列郡多有教官矣然自置教官之後選擇正人無日不申明之辯舉職事以副責任則政和之請也政和五年臣僚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啓簡牘樂語庶得本舉職事以副責任師儒之意教官之職切宜遴選則紹興之命也紹興十三年朱㫖奏乞盡復教官上曰若教官非人使人心術之壞再整頓費力切宜遴選也不撰樂語不兼他職其任専也紹興三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兼他職餘見上設科以試通經而任其選

重也元豐五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爲博士下等爲正錄願授教授者充元符元年詔學者歲一試給與十五年詔試諸州教授自來春始又紹興十三年上語朱留曰十二年已有指揮仍須擇通經正心術者任之祖宗之所以作成士類亦至矣而今之州郡之學學者之視郡庠猶視傳舍學官之視學者殆若浮萍佩馬悠悠口焉囂囂春秋有試更出迭入僅糜一時之廩餼而已吁何輕耶愚嘗咨之耆老曰蓋舍法行而郡縣之學有實政舍法廢而郡縣之學皆文具何者今之郡縣有學即古者黨庠遂序之遺意古人謂今之育材成德而

異日之升於司徒升於學升於司馬者皆若而人也則教養之政安得而不嚴自後世郡縣之學所養所取判然兩塗毋怪乎其為文具矣嗚呼烏知舍法為一代之良制歟思昔舍法之行也士之隸於學月書季攷優登于籍於是貢之京師而入于天子之學凡有玷於罰者不預焉是以郡縣生徒更相淬厲以為今之所以教我養我者凡皆以成就我也而我固不可不重也而師儒之官亦以為上之人所以進用人材凡皆權輿於此也

而教養之職我實任之時則訓誨教養與之相期於無過之地而人知謹飭亦皆相率聽命以求無忝於有司自舍法之既廢今之太學僅存其迹而郡縣之學已非前日且今太學之法猶舍法也每季有試非無益之試也而他日兩優釋褐自此始也名書于罰非罰金之比也而他日銓注有所沮格自此始也而又三歳大比升於春官由太學而進者居多士之遊太學蓋無一而非進身之階也今郡縣之學則不然登名於大比雖足迹

不歷於學皆可以預計偕師友相聚泛泛焉不相知名而無有席間函丈之誨果能如范公夜課諸生皆立時刻乎晏丞相殊守南京范文正公仲淹方遭毋憂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果能如安定雅樂歌詩乙夜乃散乎胡安定在學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聲徹乎外宜乎俊民良子弟皆裹糧千里為上庠之遊而青衿之子相與挑達城闕之遊爾何者養士有學而進身無階其名存其實輕如之何而不為文具愚以是知舍法之為良法也或者乃曰是法也行

之於蔡氏安得為良法崇寧三年罷科舉五年歲貢法成三舍天下教養之士一十一萬餘員為屋九萬一十餘楹費錢三百四十萬餘緡米五十五萬餘石嗚呼此非蔡氏法也王宋諸公之遺制也在昔慶歷中宋祁王拱辰輩請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而薦選之於是詔天下皆立學所謂舍法蓋萌芽於此慶歷四年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脩梅摯曾公亮王洙孫甫劉湜等奏曰參考衆説取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為設立學校遣使者以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須在學事業三百日乃聽私試至於元祐王公巖叟乃謂科舉之外不當別

開進取之名於是乞罷三舍之法開師弟不相見之禁元祐元年王巖叟奏庠序者所以萃羣才而樂育之不必科舉之外别開進取之名乞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若夫科舉罷於煕寧之三年貢法成於崇寧之五年是取慶歷遺法而行之也特蔡氏不當以私意為去取焉耳於法乎何議借曰蔡氏立之其法茍善猶不可以人廢法况是法立於慶歷諸君子乎今誠能行王宋之議申慶歷之法則家家稷契人人臯夔又安有文具之説哉

學官

解經不窮戴侍中此漢人之法也為博士之官者例如此後學開啓當何如戴憑習京氏易年十六乃試博士拜郎時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帝即召上殿講說帝善之拜為侍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學行可師賀德基此唐人之語也為祭酒之官例如此諸儒尊仰又何如唐賀德仁與從兄德基俱為國子祭酒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夫學校教化之本師儒學校之責諸生著龜後來綿蕞其可輕也哉皮日休移成均博士書曰足下出文圖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蕞愚嘗推其學官建

置之由矣祭酒立於漢通典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司業監丞立於隋隋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監丞二人監簿正録立於北齊通典北齊國子寺有正録員置主簿隋各一人至博士之官西漢已有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而國子博士則始於晉也晉咸寧四年初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為之太學博士則始於梁也梁置太學博士八人武學博士則始於我朝慶歷也慶歷三年置武學始以阮逸為之未幾省國朝國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為同知即祭酒司業之任有直講八員即博士之任仁宗雖有武學博士未幾省元豐官

制既行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簿太學有博士正錄並為學官黄元禮官制此古今沿革之大略也然自古迄今其所以崇重風化選用師儒常如一日爾自古觀之刻石傳經儒林訂正戴逵為儒林祭酒刻石傳經華山有賦士林傳布揚恭之為祭酒作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傳布德仁文質時人歌之賀德仁為祭酒人歌曰文質彬彬彬彬賀德仁盧誕儒宗天子稱之盧誕有名於時時天子以誕儒宗學府拜為祭酒昌黎入國子而生徒相賀李翱作韓公行狀云公遷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國子監不寂寞矣楊汪講國學而通經莫屈隋楊

汪為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道經碩學多舉焉論難莫屈此祭酒之有人也進退作則動言是傚陽城有之楊宗元為司業陽城遺愛碣曰帝來師儒式我成均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嚴以得禮扶善遏過竇公有之韓愈為司業竇公墓誌云手書九經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曰讀書不如寫書口誦鹿鳴山揮景祐中為國子司業誦鹿鳴蟋蟀篇未畢中書令李嶠以近規諷止之帝嘉其直下詔褒之非通經歟燕堂鼓琴退之聽琴序云司業武公少儀摠學者三十有六人列飲燕祭酒堂有一書生抱琴歌有虞之遺風闕下唱義陽城言不許延齡相下遷司業城言事得罪為道州刺史太學生何蕃頓首闕下請留非感德歟此司業之有人也廣文先生才過屈

宋杜甫贈廣文館博士鄭虔詩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國子先生上規姚姒韓愈為國子博士作進學解曰國子先生云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論易折角朱雲為博士講易人歌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講經重席戴馮講書帝令羣臣說經不通者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席何淹貫也覽筆即下房昭遠考定國子生通經者覽筆即下初無疑滯看書不寐王元威轉四門博士時年老猶燭下看書通宵不寐何敏勤也此非博士之有人乎我朝以來尤加崇重圓冠方袂肩摩踵接而學校師儒之任皆世偉望人才作成流為數年不竊之用者皆學官之力也傅澥自學正至祭酒官以儒

名者且三十餘年其任之也專四朝國史注傅澥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為正為司業祭酒迄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時人推之鄭穆以待制兼祭酒一旦請老而諸生願留者至三千餘人其慕之也深四朝國史鄭穆傳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祭酒每諸生請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皆專其經術而服其教訓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聽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論司業又詣宰相請留程顥學問淵源洛中師表而召判武學何其幸也名臣事實陳瑩中學術醇正元祐名臣而擢為博士又何其

慰學者之望也（同上）名儒宿德項背相望未易枚數當代仰之後人思之尚想乎螟蛉之誨噫盛哉然嘗論之學者固諸人之望祭酒又為學官之唱且匪曰蘭芷疇變入室不自朱藍何遷素絲非王儉辭祭酒之表乎（齊王融為王儉辭祭酒表云云）寶劒未砥猶全切玉美箭闕羽尚無衝石非王延明辭祭酒之表乎（魏温子升為安豐王延明辭祭酒表曰寶劒未砥猶全切玉之功美箭闕羽尚無衝石之勢）蓋祭酒之職非他官比志行必粹道義必尊庶無慚於教成之任二子所以力辭而不敢者

亦自知分爾苟國師有人則下是典教有不難舉呂公著一為祭酒命駕親謁程頤請為學正而學者皆知性理之學名臣事實呂公著傳王陶方任祭酒亦遣博士請孟醇權為學士而諸生始知有聘士之禮同上此又挈裘提領之論矣雖然茲皆漢唐以來學官之任而考之成周則未聞焉且周典六官治官掌治禮官掌禮曰刑曰兵曰事考其官屬亦各稱其職掌之當然獨至於地官謂之教典而其設官殊不可曉葢自鄉老至比長皆六鄉之

官自封人至充人皆疆場之師自載師至均人皆財賦之官其他不過整齊田學推考征歛而所謂教官者師氏保氏司諫數人而已而非專掌乎學校者也及詳考而熟觀之如司樂則掌成均之法樂師則掌國學之政然周人往往以學校之職而屬於典樂之官果何意哉（並周禮本官）蓋樂者所以調和其血氣涵養其心術優游漸漬鼓舞動盪其入人也深此先王作成人材之深旨是故舜之胄子教於后夔（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商之學政屬於瞽宗

殷制太學為瞽宗皆此意也漢人去古未遠猶知博士弟子受業太常漢以博士弟子員受業太常太常屬官有大司業使知禮樂之本自東都以後學校自學校太常自太常而此意失矣至我朝安定胡先生之判國子監也教育有法深有古意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至奏鼓琴瑟之聲洋洋乎外伊川所謂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豈非平日動盪涵養之效歟異時淵篤純明直温簡諒色色有之呂氏家塾記曰安定為賦講策判舉事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弟會于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

夜乃散諸齋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聞見錄曰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李廌書言劉彝對神宗曰安定明體用之學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

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桷與榱愚請頌此為今日師儒勉呂氏家塾記

科舉

進士之選其自隋始乎曰非隋也周也王制謂大樂正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此其始也

特設科較藝始於隋爾噫進士之選在古者何其重在後世何其輕耶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賓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此周人之貴有由矣由漢以來固不能如拜受賓興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為之駕雖以當時號為謟諛公孫弘者猶出於鄉人之勸勉未嘗有自進之風（公孫弘傳）至唐楊綰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唐選舉志）蓋古者上有求於下其後也上下交相求又其後也下始急於

求上此古今輕重之別也然自漢設科以後科目紛紛不知其幾大抵自漢至隋以前惟行孝廉秀才之科自隋唐至本朝惟行進士明經之科至熈寧後王荆公以經義試進士於是明經始廢而進士獨行耳此其大略也進士之科唐與我朝行之然在唐為輕在我朝為重何以知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以此知進士為劣而明經為優矣唐摭言進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不由此選終不為美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此

國朝之詩也以此知經生爲輕而進士爲貴矣編年仁宗謹於選士皇祐五年廷試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及唱名乃鄭獬也又筆談禮部進士設香案與舉人對拜坐設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漿至試學究則撤幕亦無茶湯蓋防私傳經義歐公有詩曰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故唐之進士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十二三通典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其進士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者倍之得第者十二三本朝之乾德進士二十六人如五經開元三禮三傳學究合九十三人其額至寛也而得人之盛反不若進士長編太祖朝蓋待之既厚則卓犖非常之士皆願爲進士得之既易

則庸庸記誦者丼為明經耳此前輩稱國朝進士為將相科其有由矣（王唐曰進士一科乃將相科）是固然也盍亦推原進士一科興置之制可乎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元宗以考功望輕移試禮部於是有定所焉（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員外郎李昂為貢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試士自此始）殿前之試始未有也自武后以對策為緩親試殿前於是為常制焉（武后元年策問貢士於洛陽殿數唱方了遂引試殿前殿前試自此始）設衛棘圍始未有也自唐楊浚始開三行試於是為故事焉（唐選舉志元宗天寶十一載禮

部侍郎楊浚始開爲三行試又曰試兵衛薦棘圍之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明經倍之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我朝因之至熙寧復加經義之制見詩賦經義門臨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我朝興國加試以論至熙寧始定策試之制同上糊名之制行於淳化淳化二年先是胡旦等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陳靖請糊名考校以革其弊於是始令糊名而諸州之糊名則自明道始明道二年詔諸州試舉並封彌卷首易書之制立於祥符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封彌官封印試卷付之積書吏錄本令京官校正而諸州之易書則自景祐始景祐四年詔開封及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從韓琦之請也傳義有禁昉於雍熙雍熙二年詔曰今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為奸者寘之于法以經義相敎者斥出科場匿服有禁昉於天禧天禧三年舉人郭稹冒緦麻喪赴三舉同保殿一舉有司欲黜王洙問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乃與稹俱罷慶歷則有冒貢之禁慶歷四年所禁有七曰隱憂匿服曰假戶冒名祥符則有挾書之禁祥符五年上謂宰相曰聞貢院舉人觧衣閲視慮挾藏書冊有失士體宜令止之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十八人封印卷首因温仲舒之言而行真宗咸平二年命禮部尚書温仲舒知貢舉董龜正黄涉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仍當日入院禮部貢院封印卷首自此始嚴禁秉燭因戚綸之言而行寶訓真宗因戚綸之言而嚴秉燭之禁用周起之言而謹糊名之法舊

未有避親別頭也而祥符張士遜請行之時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為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曰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士遜乃自言引去上是之記名於御屏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舊未有隨侍別頭也而景祐賈昌朝請行之景祐四年二月先是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舉人有合避親及隨侍遠地宜令運司類試而學士丁度謂舊制五月起請差遣甲寅乃詔用三月一日於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廷試取士或取之多咸平三年舉人集都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命吏部知貢舉起所取士甚多以王曾為首及是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或取之少祥符八年上御殿覆試多所黜落疑所抹者未當命宰相閱之上曰考官固為艱難公在其中矣而與廷試

者不黜則始自嘉祐之二年嘉祐二年進士張衡等及第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記聞云是春以進士辱歐陽之故殿試及第皆不落一人舉士歲數或一歲一舉建隆以來皆一歲一舉禮或間歲一舉或四歲一舉或累歲不舉嘉祐二年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待試者六七千人往往廢舉遂至困窮宜間歲一舉詔自今間歲貢舉天聖二年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士宜令禮部精加校試而三歲一舉則始自治平之四年治平四年進士二百五十八分四等自此三歲一舉士自梁顥等唱名於是有唱名及第之典雍熙二年御試得梁顥等並唱名及第唱名自此始自王世則等錫宴於是有錫宴瓊林之禮長編興國八年

上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而下錫宴瓊林苑其後遂為定制噫國朝之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耶夫待之既嚴禮之既重則薦於鄉試於有司策於天子之廷者其忍負之哉自今觀之懷州解發素已銓次天聖明道中有進士十人游謝希深歐陽永叔之門王復王尚恭為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大名舉子自相推先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準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詠詠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卒寇公請以覃為冠則薦於鄉者皆平時推譽於州里也李廸有

聲禮部不黜景德二年迪與賈邉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落韻邉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為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者不可取遂取迪王曾首薦復冠春官王曾鄉薦春官廷試皆第一時陳恕典貢舉擢為首則試於有司者亦皆素知名於場屋也夫外郡既考履行有司復考文藝若無愧矣而猶嚴於臨軒之選此與周人升於鄉升於司徒司馬者同一意也是故齊賢受知先朝擢自下第太祖幸西都張齊賢獻十策還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張齊賢耳不欲官之汝異時收以自輔也興國二年齊賢舉進士有司第其名在數十人後 上不悅一牓盡與通判齊賢不十年至相蔡齊偉有儀

狀擢居首選祥符八年蔡齊儀狀偉秀舉止端重上意屬之擢第一韓琦唱名太史奏瑞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韓琦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從官皆賀楊寘賜第公卿皆賀慶歷二年賜楊寘等及第寘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見姓名喜曰楊寘也公卿賀得人不特此耳狀元及第不在溫飽王沂公狀元及第或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公曰曾平生不在溫飽禮部第一不肯自陳寶元元年范鎮禮部奏名第一故事省試第一人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而升之吳育歐陽公唱二人亦抗聲自陳鎮乃默然至七十九人乃出升衆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此其著節立身又有出於科舉之外蓋祖宗不專取以文墨而試賢亦惟以

行藝所以正人相望出為明時用也然愚又嘗論之科舉之禁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嚴不嚴則無以杜僥倖之心過嚴則復以隔天下之士且糊名易書似也然東坡反遺李廌

李廌以文見知東坡東坡元祐三年知貢舉意得廌以冠多士及考章程文大喜以為魁既拆號廌不得第乃作詩曰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歐公誤取劉輝

筆談嘉祐中士人劉幾驟為險怪之辭歐陽惡之會公主文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而幾在廷公曰除惡務本有一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得劉幾矣既然乃蕭稷也時堯舜性仁賦曰靜可延年獨高五帝

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𠀋之誅公大稱賞及唱名乃劉煇人曰此劉幾易名公愕然糊名易書之法果可用乎冒貫匿服有禁似也然余公靖易名他州以取解余靖韶州人本名希古犯辟罪易名靖取他州解王公洙願保匿服而不易見上匿服之禁注冒貫匿服之法果可繩乎此王文正公所以舉科場條貫投地而不取也陳彭年爲翰林學士請王文正公旦呈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士陳懼而退

考校

古者以德行考士而士心正後世以文藝考士而士習

壞世儒皆有是言矣嗟夫舉孝廉者濁如泥舉隱逸者索高價德行果可得士乎愚嘗推原其故蓋古今人才一也成周人才出於學戰國人才出於客漢之人才出於吏唐之人才出於科舉時用里選則人才由里選而出時用科舉則人才由科舉而至以後世科目之後而欲用成周里選之法是猶結繩於書契鄉飲於軍市君子謂之不知務噫何代不生才何才不資世特恐考者非賢賢者不考耳且進士之科莫盛於唐而考士之法

亦莫病於唐夫以張九齡之峭直剛方吸噓雲雨顏平原之忠肝義膽對越神明陸宣公之論諫仁義裴晉公之明哲保身（並本傳）此進士誠莫盛於唐也然昌黎名儒三至禮部何蕃義士終身不第此猶可也齊皞以貴而不得舉（韓愈送齊皞序云）王參元以富而不得舉（柳子厚與王參元書云）是畏嫌而自私也錢徽典舉而私擢李宗閔之親（李宗閔傳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疏之）達奚珣典舉而陰取楊國忠之子（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懼典舉者達奚珣珣聞之大驚遂寘之高第俄與珣同列）是徇情而自私也此考士之法莫病於唐

也夫選之不精擇之不審往往歸咎於文藝是罪歲爾

國朝考士之法何如哉宋白典春官而蘇王中選宋白三掌貢舉所取蘇易簡王禹偁輩皆知名而黜罷者衆因致謗議程羽掌貢舉而張冠聯名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如李文靖深沈有德如王公面折廷爭如寇公當方面則詠不敢辭是歲興國五年程羽知貢舉至使人才流為數世之用誰之力與方平司文賦尚典要哲宗時臣僚言往時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但為浮辭不求典要得方平擯而正之歐公持衡文變渾雅同上嘉祐劉幾喜為怪僻句後歐陽革去其風復雅至使文章以通經學古為高者又誰之功歟大抵

人物之消長文章之高下皆任文衡者之責可輕乎哉不然王介甫以私學取天下士至有以雅為鵶之獘惠卿以巳意取策問而當時皆訕前朝阿當世見詩賦論策門注文章人物為之一變向非元祐諸公出而正之則黄茅白葦之習殆何如耶東坡謂王介甫欲以天下為黄茅白葦然嘗論之考校之術不可過於任法亦不可過於任情任法矯也任情私也過眼終迷日五色非主司自嘆之詩乎東坡遺李廌詩見科舉門注落却親情賣至公非主司被嘲之詩乎陳彭年有親戚為所

黜遂批其詩曰取他椎勢要明主落郤親情賣至公此任法之弊也主司冬烘錯認顏標有主司取卷以顏標為顏魯公之後取之後非是遂為舉子賦詩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典舉徇情私擢濟川開寶五年扈蒙知貢舉奏進士安守亮等上以進士武濟川材質最陋絀去濟川乃學士李昉鄉人昉知貢舉上不悅會徐士廉訴昉遂覆試此任情之弊也曰法無寬嚴精考得矣情無公私得人足矣若李廸落韻本有聲也雖黜廸而取廸景德二年鄉試得李廸以下先是廸與賈邊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廸賦落韻邊論當仁不遜於師以師為衆時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不可取遂取廸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如是而廢法何

惡乎王復能賦素知名也遂私復而取復王復王尚恭遊謝希深歐陽永叔之門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為試官王復欲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如是而狗情可厭乎噫是故然爾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為進士者又當自勉也或曰彩霓之韻未誤而黜范景文用彩霓字主文不知作平聲蓋不審沈約之論而黜人勸景文辨之景文不肯刑賞之論見疑而降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歐陽得之甚喜欲寘第一疑門生曾南豐遂降第二此非行業之不精君子則曰寧求諸

已不求諸人也或又曰火山軍之名得之夢寐主司或夢火山軍得名後歐公所取卷乃劉輝也王俊民之謡已播城市王荊公與一主文相角識一卷正未相允間有一主文曰前城市間已就王俊民作狀元矣拆號果王俊民此又物理之素定君子則曰寧求諸我不求諸天也不然尚崑體以逐時好天聖以來穆修尹洙歐陽唱為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其有習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時學者皆尚崑體阿新法以取高第見經義詞賦門注不惟有司恥之愚亦恥之雖然國家以文藝取士固也亦不專以文藝也宋初甲科兄郊次之以文而取也然進郊而退祁盖

弟不可先兄天聖二年宋郊與其弟祁俱以辭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寘祁第二沈文通第一馮京次之以文而校也然升馮京而降文通蓋貴冑不可先寒畯皇祐初有官沈文通中第一仁宗曰朕不欲以貴冑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上之人未嘗定以文藝也大名鄉薦欲首選張公詠也公辭之而推張覃太平興國四年張詠與寇凖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詠詠以同郡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凖請以覃為冠萊州解發欲首薦蔡公齊也公辭之而推史防蔡齊萊州人州舉進士第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已居其次下之人亦未嘗校以文藝也夫以文墨考士

而不以文墨拘以科目進身而不為科目累藹然有成周德行道藝之風噫盛哉唐人進士何足語此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十